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  
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強欺正法 心猿顯聖滅諸邪

話說那國王見孫行者有呼龍使聖之法，即將關文用了寶印，便要遞與唐僧，放行西路。那三個道士慌得拜倒在金鑾殿上啟奏。那皇帝即下龍位，御手忙攙道：「國師今日行此大禮，何也？」道士說：「陛下，我等至此匡扶社稷，保國安民，苦歷二□年來今日這和尚弄法力，抓了丟去，敗了我們聲名。陛下以一場之雨，就怨殺人之罪，可不輕了我等也？望陛下且留住他的關文，讓我兄弟與他再賭一賭，看是何如？」那國王著實昏亂，東說向東，西說向西，真個收了關文，道：「國師，你怎麼與他賭？」虎力大仙道：「我與他賭坐禪。」國王道：「國師差矣。那和尚乃禪教出身，必然先會禪機，才敢奉旨求經，你怎與他賭此？」大仙道：「我這坐禪，比常不同，有一異名，教做雲梯顯聖。」國王道：「何為雲梯顯聖？」大仙道：「要一百張桌子，五□張作一禪臺，一張一張疊將上去，不許手攀而上，亦不用梯凳而登，各駕一朵雲頭，上臺坐下，約定幾個時辰不動。」國王見此有些難處，即便傳旨問道：「那和尚，我國師要與你賭『雲梯顯聖』坐禪，那個會麼？」行者聞言，沉吟不答。八戒道：「哥哥，怎麼不言語？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實不瞞你說。若是踢天弄井、攪海翻江、擔山趕月、換斗移星諸般巧事，我都幹得；就是砍頭剝腦、剖腹剜心、異樣騰那卻也不怕；但說坐禪，我就輸了。我那裡有這坐性？你就把我鎖在鐵柱子上，我也要上下爬躄，莫想坐得住。」三藏忽的開言道：「我會坐禪。」行者歡喜道：「卻好，卻好。可坐得多少時？」三藏道：「我幼年遇上方禪僧講道，那性命根本上，定性存神，在死生關裡，也坐二三個年頭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若坐二三年，我們就不取經罷。多不上二三個時辰，就下來了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呀，卻是不能上去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上前答應，我送你上去。」

那長老果然合掌當胸道：「貧僧會坐禪。」國王教傳旨，立禪臺。國家有倒山之力，不消半個時辰，就設起兩座臺，在金鑾殿左右。

那虎力大仙下殿，立於階心，將身一縱，踏一朵席雲，徑上西邊臺上坐下。行者拔一根毫毛，變做假像，陪著八戒、沙僧，立於下面；他卻作五色祥雲，把唐僧擡起空中，逕至東邊臺上坐下；他又斂祥光，變作一個螻蛄蟲，飛在八戒耳朵邊道：「兄弟，仔細看著師父，再莫與老孫替身說話。」那馱子笑道：「理會得，理會得。」

卻說那鹿力大仙在繡墩上坐看多時，他兩個在高臺上不分勝負，這道士就助他師兄一功：將腦後短髮拔了一根，捻著一團，彈將上去，逕至唐僧頭上，變作一個大臭蟲，咬住長老。那長老先前覺癢，然後覺疼。原來坐禪的不許動手，動手算輸。一時間疼痛難禁，他縮著頭，就著衣襟擦癢。八戒道：「不好了，師父羊兒風發了。」沙僧道：「不是，是頭風發了。」行者聽見道：「我師父乃志誠君子，他說會坐禪，斷然會坐；說不會，只是不會。君子家，豈有謬乎？你兩個休言，等我上去看看。」

好行者，嚶的一聲，飛在唐僧頭上，只見有豆粒大小一個臭蟲叮他師父，慌忙用手捻下，替師父撓撓摸摸。那長老不疼不癢，端坐上面。行者暗想道：「和尚頭光，虱子也安不得一個，如何有此臭蟲？想是那道士弄的玄虛，害我師父。哈哈，枉自也不見輸贏，等老孫去弄他一弄！」這行者飛將上去，金殿獸頭上落下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條七寸長的蜈蚣，徑來道士鼻孔裡叮了一下。那道士坐不穩，一個筋斗，翻將下去，幾乎喪了性命，幸虧大小官員人多救起。國王大驚，即著當駕太師領他往文華殿裡梳洗去了。行者仍駕祥雲，將師父馱下階前，已是長老得勝。

那國王只教放行。鹿力大仙又奏道：「陛下，我師兄原有暗風疾，因到了高處，冒了天風，舊疾舉發，故令和尚得勝。且留下他，等我與他賭隔板猜枚。」國王道：「怎麼叫做『隔板猜枚』？」鹿力道：「貧道有隔板知物之法，看那和尚可能夠？他若猜得過我，讓他出去；猜不著，憑陛下問擬罪名，雪我昆仲之恨，不污了二□年保國之恩也。」真個那國王□分昏亂，依此讒言，即傳旨：將一硃紅漆的櫃子，命內官擡到宮殿。教娘娘放上件寶貝。須臾擡出，放在白玉階前，教僧道：「你兩家各賭法力，猜那櫃中是何寶貝。」

三藏道：「徒弟，櫃中之物，如何得知？」行者斂祥光，還變作螻蛄蟲，釘在唐僧頭上道：「師父放心，等我去看看來。」好大聖，輕輕飛到櫃上，爬在那櫃腳之下，見有一條板縫兒。他鑽將進去，見一個紅漆丹盤，內放一套宮衣，乃是山河社稷襖、乾坤地理裙。用手拿起來，抖亂了，咬破舌尖上，一口血噴噴將去，叫聲：「變！」即變作一件破爛流丟一口鐘。臨行又撒上一泡臊溺。卻還從板縫裡鑽出來，飛在唐僧耳朵上道：「師父，你只猜是破爛流丟一口鐘。」三藏道：「他教猜寶貝哩，流丟是件甚寶貝？」行者道：「莫管他，只猜著便是。」

唐僧進前一步，正要猜，那鹿力大仙道：「我先猜，那櫃裡是山河社稷襖、乾坤地理裙。」唐僧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櫃裡是件破爛流丟一口鐘。」國王道：「這和尚無禮，敢笑我國中無寶，猜甚麼流丟一口鐘。」教：「拿了！」那兩班校尉就要動手。慌得唐僧合掌高呼：「陛下，且赦貧僧一時，待打開櫃看。端的是寶，貧僧領罪；如不是寶，卻不屈了貧僧也？」國王教打開看。當駕官即開了，捧出丹盤來看，果然是件破爛流丟一口鐘。國王大怒道：「是誰放上此物？」龍座後面閃上三宮皇后道：「我主，是梓童親手放的山河社稷襖、乾坤地理裙，卻不知怎麼變成此物？」國王道：「御妻請退，寡人知之。宮中所用之物，無非是緞綺綾羅，那有此甚麼流丟？」教：「擡上櫃來，等朕親藏一寶貝，再試如何。」那皇帝即轉後宮，把御花園裡仙桃樹上結得一個大桃子，有碗來大小，摘下，放在櫃內，又擡下叫猜。

唐僧道：「徒弟啊，又來猜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放心，等我再去看看。」又嚶的一聲，飛將去，還從板縫兒鑽進去，見是一個桃子，正合他意。即現了原身，坐在櫃裡，將桃子一頓口啃得乾乾淨淨，連兩邊腮凹兒都啃淨了，將核兒安在裡面。仍變螻蛄蟲，飛將出去，釘在唐僧耳朵上道：「師父，只猜是個桃核子。」長老道：「徒弟啊，休要弄我。先前不是口快，幾乎拿去典刑。這番須猜寶貝方好。桃核子是甚寶貝？」行者道：「休怕，只管贏他便了。」

三藏正要開言，聽得那羊力大仙道：「貧道先猜，是一顆仙桃。」三藏猜道：「不是桃，是個光桃核子。」那國王喝道：「是朕放的仙桃，如何是核？三國師猜著了。」三藏道：「陛下，打開來看就是。」當駕官又擡上去打開，捧出丹盤，果然是一個核子，皮肉俱無。國王見了，心驚道：「國師，休與他賭鬥了，讓他去罷。寡人親手藏的仙桃，如今只是一核子，是甚人吃了？想是有鬼神暗助他也。」八戒聽說，與沙僧微微冷笑道：「還不知他是會吃桃子的積年哩。」

正話間，只見那虎力大仙從文華殿梳洗了，走上殿道：「陛下，這和尚有搬運抵物之術。擡上櫃來，我破他術法，與他再猜。」國王道：「國師還要猜甚？」虎力道：「術法只抵得物件，卻抵不得人身。將這道童藏在裡面，管教他抵換不得。」這小道童藏在櫃裡，掩上櫃蓋，擡將下去，教：「那和尚再猜，這三番是甚寶貝？」

三藏道：「又來了！」行者道：「等我再去看看。」嚶的又飛去，鑽入裡面，見是一個小童兒。好大聖，他卻有見識，果然是騰那天下少，似這伶俐世間稀。他就搖身一變，變作個老道士一般容貌，進櫃裡，叫聲：「徒弟。」童兒道：「師父，你從那裡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我使遁法來的。」童兒道：「你來有甚麼教誨？」行者道：「那和尚看見你進櫃來了，他若猜個道童，卻不又輸了？是特來和你計較計較：剃了頭，我們猜和尚罷。」童兒道：「但憑師父處治，只要我們贏他便了；若是再輸與他，不但低了聲名，又恐朝廷不敬重了。」行者道：「說得是。我兒過來，贏了他，我重重賞你。」將金箍棒就變作一把剃頭刀，摟抱著那童兒，口裡叫道：「乖乖，忍著疼，莫放聲，等我與你剃頭。」須臾，剃下髮來，窩作一團，塞在那櫃腳紆絡裡。收了刀兒，摸著他的光頭道：「我兒，頭便像個和尚，只是衣裳不趁。脫下來，我與你變一變。」那童兒穿的一領蔥白色雲頭花綉錦沿邊的鶴氅，真個脫下來。被行者吹一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即變做一件土黃色的直裰兒，與他穿了。卻又拔下兩根毫毛，變作一個木魚兒，遞在他手裡道：「徒弟，須聽著：但叫道童，千萬莫出去；若叫和尚，你就與我頂開櫃蓋，敲著木魚，念一卷佛經鑽出來，方得成功也。」

「童兒道：『我只會念《三官經》、《北斗經》、《消災經》，不會念佛家經。』」行者道：『你可會念佛？』童兒道：『阿彌陀佛，那個不會念？』行者道：『也罷，也罷，就念佛，省得我教你。切記著，我去也。』還變螻蛄蟲，鑽出去，飛在唐僧耳輪邊道：『師父，你只猜是個和尚。』三藏道：『這番他準贏了。』行者道：『你怎麼定得？』三藏道：『經上有云：『佛、法、僧三寶。』和尚卻也是一寶。』

正說處，只見那虎力大仙道：『陛下，第三番是個道童。』只管叫，他那裡肯出來。三藏合掌道：『是個和尚。』八戒盡力高叫道：『櫃裡是個和尚。』那童兒忽的頂開櫃蓋，敲著木魚，念著佛，鑽出來。喜得那兩班文武齊聲喝采。說得那三個道士掛口無言。

國王道：『這和尚是有鬼神輔佐。怎麼道士入櫃，就變做和尚？縱有待詔跟進去，也只剃得頭便了，如何衣服也能趁體，口裡又會念佛？國師啊，讓他去罷。』虎力大仙道：『陛下，左右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。貧道將鍾南山幼時學的武藝，索性與他賭一賭。』國王道：『有甚麼武藝？』虎力道：『弟兄三個，都有些神通：會砍下頭來，又能安上；剖腹剜心，還再長完；滾油鍋裡，又能洗澡。』國王大驚道：『此三事都是尋死之路。』虎力道：『我等有此法力，才敢出此朗言，斷要與他賭個才休。』那國王叫道：『東土的和尚，我國師不肯放你，還要與你賭砍頭、剖腹、下滾油鍋洗澡哩。』

行者正變作螻蛄蟲，往來報事，忽聽此言，即收了毫毛，現出本相，哈哈大笑道：『造化，造化，買賣上門了。』八戒道：『這三件都是喪性命的事，怎麼說買賣上門？』行者道：『你還不知我的本事。』八戒道：『哥哥，你只像這等變化騰那也夠了，怎麼還有這等本事？』行者道：『我啊：』

砍下頭來能說話，剝了臂膊打得人。  
斬去腿腳會走路，剖腹還平妙絕倫。  
就似人家包匾食，一捻一個就圓圖。  
油鍋洗澡更容易，只當溫湯滌垢塵。』

八戒、沙僧聞言，呵呵大笑。

行者上前道：『陛下，小和尚會砍頭。』國王道：『你怎麼會砍頭？』行者道：『我當年在寺裡修行，曾遇著一個方上禪和子，教我一個砍頭法，不知好也不好，如今且試試新。』國王笑道：『那和尚年幼不知事，砍頭那裡好試新？頭乃六陽之首，砍下即便死矣。』虎力道：『陛下，正要他如此，方才出得我們之氣。』那昏君信他言語，即傳旨，教設殺場。

一聲傳旨，即有羽林軍三千，擺列朝門之外。國王教：『和尚先去砍頭。』行者欣然應道：『我先去，我先去。』拱著手，高呼道：『國師，怒大膽，占先了。』拽回頭，往外就走。唐僧一把扯住道：『徒弟呀，仔細些，那裡不是耍處。』行者道：『怕他怎的？撒了手，等我來。』

那大聖逕至殺場裡面，被劊子手擱住了，網做一團，按在那土墩高處，只聽喊一聲：『開刀！』颼的把個頭砍將下來。又被劊子手一腳踢了去，好似滾西瓜一般，滾有三四步遠近。行者腔子中更不出血。只聽得肚裡叫聲：『頭來！』慌得鹿力大仙見有這般手段，即念咒語，教本坊土地、神祇：『將人頭扯住，待我贏了和尚，奏了國王，與你把小祠堂蓋作大廟宇，泥塑像改作正金身。』原來那些土地、神祇因他有五雷法，也服他使喚，暗中真個把行者頭按住了。行者又叫聲：『頭來！』那頭一似生根，莫想得動。行者心焦，捻著拳，掙了一掙，將網的繩子就皆掙斷，喝聲：『長！』颼的腔子內長出一個頭來。說得那劊子手個個心驚，羽林軍人人膽戰。那監斬官急走入朝奏道：『萬歲，那小和尚砍了頭，又長出一顆來了。』八戒冷笑道：『沙僧，那知哥哥還有這般手段。』沙僧道：『他有七般變化，就有七個頭哩。』

說不了，行者走來，叫聲：『師父。』三藏大喜道：『徒弟，辛苦麼？』行者道：『不辛苦，倒好耍子。』八戒道：『哥哥，可用刀瘡藥麼？』行者道：『你是摸摸看，可有刀痕？』那劊子伸手一摸，就笑得呆呆睜睜道：『妙哉，妙哉！卻也長得完全，截疤兒也沒些兒。』

兄弟們正都歡喜，又聽得國王叫領關文：『赦你無罪。快去，快去。』行者道：『關文雖領，必須國師也赴曹砍頭，也當試新去來。』國王道：『大國師，那和尚也不肯放你哩。你與他賭勝，且莫說了寡人。』虎力也只得去，被幾個劊子手也網翻在地，幌一幌，把頭砍下，一腳也踢將去，滾了有三餘步。他腔子裡也不出血，也叫一聲：『頭來！』行者即忙拔下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『變！』變作一條黃犬，跑入場中，把那道士頭一口銜來，徑跑到御水河邊丟下不題。

卻說那道士連叫三聲，人頭不到，怎似行者的手段，長不出來，腔子中，骨都都紅光迸出。可憐空有喚雨呼風法，怎比長生果正仙。須臾，倒在塵埃。眾人觀看，乃是一隻無頭的黃毛虎。

那監斬官又來奏：『萬歲，大國師砍下頭來，不能長出，死在塵埃，是一隻無頭的黃毛虎。』國王聞奏，大驚失色，目不轉睛，看那兩個道士。鹿力起身道：『我師兄已是命倒祿絕了，如何是隻黃虎？這都是那和尚德懶，使的掩樣法兒，將我師兄變作畜類。我今定不饒他，定要與他賭那剖腹剜心。』

國王聽說，方才定性回神。又叫：『小和尚，二國師還要與你賭哩。』行者道：『小和尚久不吃煙火食，前日西來，忽遇齋公家勸飯，多吃了幾個饅饅，這幾日腹中作痛，想是生蟲，正欲借陛下之刀，剖開肚皮，拿出臟腑，洗淨脾胃，方好上西天見佛。』國王聽說，教：『拿他赴曹。』那許多人攙的攙，扯的扯。行者展脫手道：『不用人攙，自家走去。但一件：不許縛手，我好用手洗刷臟腑。』國王傳旨，教：『莫綁他手。』

行者搖搖擺擺，逕至殺場。將身靠著大樁，解開衣帶，露出肚腹。那劊子手將一條繩套在他膊項上，一條繩繫住他腿足，把一口牛耳短刀幌一幌，著肚皮下一割，擱個窟窿。這行者雙手爬開肚腹，拿出腸臟來，一條條理夠多時，依然安在裡面，照舊盤曲。捻著肚皮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『長！』依然長合。

國王大驚，將他那關文捧在手中道：『聖僧莫誤西行，與你關文去罷。』行者笑道：『關文小可，也請二國師剖割剜剜，何如？』國王對鹿力說：『這事不與寡人相干，是你與他做對頭的，請去，請去。』鹿力道：『寬心，料我決不輸與他。』

你看他也像孫大聖，搖搖擺擺，徑入殺場。被劊子手套上繩，將牛耳短刀唵喇的一聲，割開肚腹。他也拿出肝腸，用手理弄。行者即拔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『變！』即變作一隻餓鷹，展開翅爪，颼的把他五臟心肝，盡情抓去，不知飛向何方受用。這道士弄做一個空腔破肚淋漓鬼，少臟無腸浪蕩魂。那劊子手蹬倒大樁，拖屍來看，呀！原來是一隻白毛角鹿。

慌得那監斬官又來奏道：『二國師嗚氣，正剖腹時，被一隻餓鷹將臟腑肝腸都刁去了，死在那裡。原身是個白毛角鹿也。』國王害怕道：『怎麼是個角鹿？』那羊力大仙又奏道：『我師兄既死，如何得現獸形？這都是那和尚弄術法坐害我等。等我與師兄報仇者。』國王道：『你有甚麼法力贏他？』羊力道：『我與他賭下滾油鍋洗澡。』國王便教取一口大鍋，滿著香油，教他兩個賭去。行者道：『多承下顧。小和尚一向不曾洗澡，這兩日皮膚燥癢，好歹盪盪去。』

那當駕官果安下油鍋，架起乾柴，燃著烈火，將油燒滾，教和尚先下去。』行者合掌道：『不知文洗，武洗？』國王道：『文洗如何？武洗如何？』行者道：『文洗不脫衣服，似這般又著手，下去打個滾，就起來，不許污壞了衣服，若有一點油膩算輸。武洗要取一張衣架，一條手巾，脫了衣服，跳將下去，任意翻筋斗，豎蜻蜓，當耍子洗也。』國王對羊力說：『你要與他文洗，武洗？』羊力道：『文洗恐他衣服是藥鍊過的，隔油。武洗罷。』

行者又上前道：『怒大膽，屢次占先了。』你看他脫了布直裰，褪了虎皮裙，將身一縱，跳在鍋內，翻波鬥浪，就似負水一般頑耍。八戒見了，咬著指頭對沙僧道：『我們也錯看了這猴子了。平時間劇言訕語，鬥他耍子，怎知他有這般真實本事。』他兩個唧唧噥噥，誇獎不盡。

行者望見，心疑道：「那馱子笑我哩。正是『巧者多勞拙者閑』。老孫這般舞弄，他倒自在。等我作成他捆一繩，看他可怕？」正洗浴，打個水花，淬在油鍋底上，變作個棗核釘兒，再也不起來了。

那監斬官近前又奏：「萬歲，小和尚被滾油烹死了。」國王大喜，教撈上骨骸來看。劊子手將一把鐵箴籬在油鍋裡撈。原來那箴籬眼稀，行者變得釘小，往往來來，從眼孔漏下去了，那裡撈得著。又奏道：「和尚身微骨嫩，俱炸化了。」國王教：「拿三個和尚下去。」兩邊校尉見八戒面兒，先揪翻，把背心捆了。

慌得三藏高叫：「陛下，赦貧僧一時。我那個徒弟自從歸教，歷歷有功。今日衝撞國師，死在油鍋之內，奈何先死者為神。我貧僧怎敢貪生？正是天下官員也管著天下百姓。陛下若教臣死，臣豈敢不死？只望寬恩，賜我半盞涼漿水飯、三張紙馬，容到油鍋前，燒此一陌紙，也表我師徒一念，那時再領罪也。」國王聞言道：「也是，那中華人多有義氣。」命取些漿飯、黃錢與他。果然取了，遞與唐僧。

唐僧教沙和尚同去，行至階下，有幾個校尉把八戒揪著耳朵，拉在鍋邊。三藏對鍋祝曰：「徒弟孫悟空：

自從受戒拜禪林，護我西來恩愛深。

指望同時成大道，何期今日你歸陰。

生前只為求經意，死後還存念佛心。

萬里英魂須等候，幽冥做鬼上雷音。」

八戒聽見道：「師父，不是這般祝了。——沙和尚，你替我奠漿飯，等我禱。」那馱子捆在地下，氣呼呼的道：「闖禍的潑猴子，無知的弼馬溫；該死的潑猴子，油烹的弼馬溫。猴兒了帳，馬溫斷根。」孫行者在油鍋底上，聽得那馱子亂罵，忍不住現了本相，赤淋淋的站在油鍋底道：「饞糟的夯貨！你罵那個哩？」唐僧見了道：「徒弟，誑殺我也！」沙僧道：「大哥乾淨推死你慣了。」

慌得那兩班文武上前來奏道：「萬歲，那和尚不曾死，又在油鍋裡鑽出來了。」監斬官恐怕虛誑朝廷，卻又奏道：「死是死了，只是日期犯兇，小和尚來顯魂哩。」行者聞言大怒，跳出鍋來，揩了油膩，穿上衣服，掣出棒，擡過監斬官，著頭一下，打做了肉團，道：「我顯甚麼魂哩？」謊得多官連忙解了八戒，跪地哀告：「恕罪，恕罪。」國王走下龍座，行者上殿扯住道：「陛下不要走，且教你三國師也下下油鍋去。」那皇帝戰戰兢兢道：「三國師，你救朕之命，快下鍋去，莫教和尚打我。」

羊力下殿，照依行者脫了衣服，跳下油鍋，也那般支吾洗浴。行者放了國王，近油鍋邊，叫燒火的添柴。卻伸手探了一把，呀！那滾油都冰冷。心中暗想道：「我洗時滾熱，他洗時卻冷。我曉得了，這不知是那個龍王，在此護持他哩。」急縱身跳在空中，念聲「唵」字咒語，把那北海龍王喚來：「我把你這個帶角的蚯蚓，有鱗的泥鰍！你怎麼助道士，冷龍護住鍋底，教他顯聖贏我？」謊得那龍王啞啞連聲道：「敖順不敢相助。大聖原來不知，這個孽畜苦修行了一場，脫得本殼，卻只是五雷法真受，其餘都罷了傍門，難歸仙道。這個是他在小茅山學來的『大開剝』。那兩個已是大聖破了他法，現了本相。這一個也是他自己煉的冷龍，只好哄瞞世俗之人耍子，怎瞞得大聖？小龍如今收了他冷龍，管教他骨碎皮焦。」行者道：「趁早收了，免打。」那龍王化一陣旋風，到油鍋邊，將冷龍捉下海去不題。

行者下來，與三藏、八戒、沙僧立在殿前，見那道士在滾油鍋裡打掙，爬不出來。滑了一跌，霎時間骨脫皮焦肉爛。

監斬官又來奏道：「萬歲，三國師煤化了也。」那國王滿眼垂淚，手撲著御案，放聲大哭道：

「人身難得果然難，不遇真傳莫煉丹。

空有驅神咒水術，卻無延壽保生丸。

圓明混，怎涅槃？徒用心機命不安。

早覺這般輕折挫，何如秘食穩居山？」

這正是：

點金煉汞成何濟，喚雨呼風總是空！

畢竟不知師徒們怎的維持，且聽下回分解。